

【致读者】



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，我是《悦读的时辰》的编辑肖晓锋。在一个言必称利的时代，谈读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。然而，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言“人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，我们



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”。思想，不是人生的装饰品，而是必需品，如同空气、水、食物一样。

《悦读的时辰》坚持思想性与多元性的原则，精选百家文字，或严肃，或幽默，或高雅，或通俗，无论形式如何，我们都致力于提供给您思想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。

我们希望有你同行，一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。在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共同站得更高，立得更直。

【编者按】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很了解吗？我们能谈出对于这个时代的印象吗？我们能非常条理清楚地说出这个时代的问题吗？在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中，这一类型的书籍少人问津。本来是一个非常需要思想的时代，结果失去了思想，失去了思考。

在一年结束的时候，好书榜单、阅读报告充斥了我们的视野。回顾2013年，各种书展、各类奖项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显然，我们并不缺乏资讯和文本，当然也不缺乏意见领袖和舞台上的聚光灯，它们甚至已经抵达泛滥的边缘。但又一个一个的数字在任何关于阅读的议题上，除了提醒我们关于阅读的真相，还在告诉我们什么关于阅读的真相？《南风窗》对作家、资深出版人林贤治先生进行了专访。

阅读是一场静静的革命

《南风窗》：最近普京在一个场合提到，俄罗斯曾经是世界上阅读量最大的国家，如今俄罗斯人均每天阅读仅9分钟，书籍在生活中不再发挥重要作用，这造成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下降、价值观错位和扭曲。这个观点，对于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？

林贤治：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肯定是一个



一名科研工作者得知邵逸夫去世的消息，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“在中国大学毕业的朋友，不知道教育部部长是谁，不知道清华北大校长是谁，不知道自己学校的校长、党委书记是谁的，应该大有人在。但是，如果说不知道邵逸夫是谁，那这个学生一定是个完全不学习的人。因为，他根本就没有到过‘逸夫楼’上自习。”

在香港的富豪榜上，邵逸夫并不是最有钱的人；在慈善榜上，他却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70岁时，他获得英女王颁发的爵士头衔；100岁时，他获得了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终身荣誉奖。人们

评价他“懂聚财，更懂散财”。他自己的说法是：“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。”

“你的学校里有逸夫楼吗？”在他告别人世的这一天，网友选择了最简单的纪念方式——“随手拍身边的逸夫楼”。

——有多少大学生从逸夫楼走出，《中国青年报》，2014.1.8

我们是南方周末，我们三十而立。

理解以真实为本，但真实不总是会自动呈现。这是国家复兴的伟大时代，也是发展转型的复杂时期；这是信息奔腾的狂欢时刻，也是资讯泛滥的迷离时间；这是英雄辈出的繁华时光，也是以假乱真的可乘时机。社会在进步、社会在变幻，生活在当下、生活在别处，理想在彰显、理想在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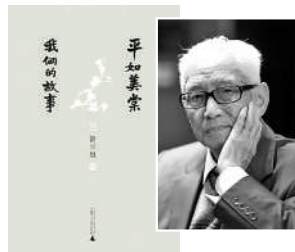
构，利益在表达、利益在分化，一切尽在掌握、一切指向未知，人们想展翅高飞、人们要倦鸟归巢。

真实总是那样难以甄别，真实又是那样弥足珍贵。作为一份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纸，我们有时有力，有时乏力，但别无选择，除了努力、专业、有担当地去逼近、追问、表达真实。这是我们与你相依出发的原点，也是南方周末三十年不悔的初心。

——我们是南方周末，我们三十而立，《南方周末》，2014.1.2

新京报2013年度好书颁奖典礼7日在北京举行，年度图书大奖由饶平如的《平如美棠》一书获得。今年92岁高龄的饶平如亲临现场颁奖，他也成为了新京报年度好书评选10年来，年纪最长的获奖者。

“我过年就93岁了”，满头银发的饶平如说，这本书的初衷只是怀念亡妻，将两人过往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孙辈，“他们没空看书，那我就画画儿吧，吸引他们的眼球。今天能得奖，真的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”对于获奖，他用了三个字形容感受“喜、悲、怕”，他因得奖而喜悦，也因为得奖又



想起了美棠，美棠却不能与他分享这种喜悦，而他也怕自己会高兴过了头，所以他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所以。

颁奖词这样写道：“《平如美棠》是一部怀念之作，其中有社会变迁的见证，有涤荡了痛苦的平和，更有相濡以沫数十年的爱情。它平淡如树，却又绚丽如花。作者青年抗战，壮年受难，老年丧妻，然而，他并没有丧失生命的童真和诗意。”终审评委、北大教授何怀宏认为，向《平如美棠》致敬的同时，也是在向生命致敬、向长者致敬、向普通人致敬。

——新京报年度好书《平如美棠》向普通人致敬，《中国新闻网》，2014.1.8

报刊精粹

的特点。鲁迅的作品被请出教科书，或者说中学生害怕周树人，就是一个显例。其中有一个原因很重要，就是鲁迅作品中人性的、审美的部分，人们不能体会。鲁迅作品的思想性我们还可以讨论，但作品的审美价值呢，人们能感受到吗？

《南风窗》：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上的盲点吗？作为出版人、媒体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

林贤治：阅读的危机和缺失是存在的，包括现在很多的文学评论、书评，很多是感情投资，评奖也是。另一方面，评论家们、书评家们没有承担社会责任。阅读的缺乏、阅读的危机，首先两个部门要反思。从事出版工作的编辑读不读书？我们的老师，中学、大学老师，读不读书？莫言诉苦说，得诺奖一年，他连读完一本书的功夫都没有。阅读是一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。一个真正热爱读书，一个离不开书本的人，一年读不到一本书是不可能的。官员不说，就说作家，如果热衷于活动、社交，怎么能安下心来读书？最近的新闻，奥巴马感恩节带两个女儿到书店刷卡买书，我们从中看到什么？

作为文字工作者、出版工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首先要热爱阅读。这些人如果不阅读，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荒漠化。我们整天就会只懂得收发信息，我们失去了相关的知识，我们不会思考，我们不懂审美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粗陋了。

《南风窗》：作为媒体人，我们也常常感觉自己读书不够，生活越来越扁平化了。

林贤治：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我们说人对生活的需求，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。但现在我们追求的生活，都是物质层面。我们看不起精神生活，或者说忽略精神生活。很多国家，那些人要过精神生活，一天离开了精神生活，就觉得是很大的缺陷，但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，只需要吃喝玩乐。当然房子问题、职业问题都非常急迫，兵临城下，足够让人忧虑。

《南风窗》：这个和我们的传统有关系吗？比如说明清时期，流行的阅读很多跟吃喝玩乐有关。

林贤治：明清时期也是士大夫阶层在阅读，阅读跟一个时代的风气当然也有关系。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的状态，跟晚明的士大夫差不多，就是玩，写东西也是玩，“玩文学”。没有严肃的东西可言，没有责任感可言。不要说解救民族，首先解救我们自己。每个人，尤其是有文化的人，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提倡阅读，自己首先要阅读。为什么阅读？首先是要充实我们，让我们思考我们的时代。就是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：我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我们现在置身何处？这个时代我们怎么理解，这是一个好时代，还是一个坏时代？

《南风窗》：所以说，阅读其实是一种反思我们自己、反思我们身处时代的过程。

林贤治：对，这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。阅读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养生、食谱、煲汤，这是一类，我们不能批评说是实用主义就完全摒弃，它毕竟是丰富生活的一种；但阅读需要另一方面，如果这类型的出版物太多太滥，而另一方面深层次的、有硬度的出版物非常稀缺，甚至有了也不敢宣传，不敢大声喧哗，这就有问题了。

振聋发聩

1. 野夫著，《身边的江湖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3。

【推荐理由】作者以他特有的笔触，描写了狱友黎爷、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伏的老谭、具有革命理想的表哥，以这些大背景下、动荡年代的小人物命运为切入点，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不能轻易被忘记的伤痛。野夫在这本书中写的当代江湖人物故事，看似奇特无比，实则真实至极。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讲究情义、正义之心。看他们的故事，会油然而升起对中国未来的乐观，即使世道再恶，总会存在一些良善的孤岛。

2. 李志勋，《给理想一点时间》，新星出版社，2012。

【推荐理由】凤凰网博年度系列文选。作者均为时下的青年才俊，谈古论今，西为中用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关注中国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，为中国人重新寻找精神寄托和灵魂港湾提供另一种可能。这是一本对中国当下进行持续深度观照的忠实记录，两岸著名思想者最有价值和温度的文字，可以作为精神滋养品。书名是学者刘瑜一篇文章的题目，恰切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态度。

3. 饶平如，《平如美棠：我俩的故事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。

【推荐理由】本书向读者还原了一段不被时间改变、不因际遇转移的纯粹的爱情故事，这在当今时代、当今世界尤其显得珍贵与震撼。饶先生以“绘画”和“拼贴”的方式完成家族史，他的私人记忆不仅记录下有大半个世纪中国与国家的风风雨雨，更是大历史叙事下的普通人和家庭的个体体验，感人至深。

4. 邹煜，《一个人与这个时代》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3。

【推荐理由】从1993年到2013年，这20年的中国电视新闻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年，从电视新闻杂志、直播连线到新闻评论，电视新闻的传播语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。作为这20年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亲历者，集记者、主持人、制片人和新闻评论员于一身的白岩松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本书是白岩松的20年央视成长记录，通过白岩松讲述这20年里他所亲历的故事、他所关注的新闻和人，来打量、记录他，更重要的是，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。

好书推荐

阅读的真相与危机

高质量、有希望的民族。鲁迅说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，其实就是说阅读，知识、思想、审美都由阅读而来。阅读是纯个人的事，非常自觉的事；从前有所谓“天天读”，那些有组织阅读的不算。阅读和吸收都是潜移默化的，是一个民族内部的静静的革命。

《南风窗》：普京甚至还提出，俄罗斯文学应该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大因素，呼吁要共同解决俄罗斯文学面对的问题，为作家创作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复兴创造条件。同样是输出价值观，美国则诉诸大众文化，如好莱坞电影、肥皂剧、流行音乐，这种不同很有意思。你如何看待关于文学的价值？



林贤治：俄罗斯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影响，其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哲学方面，索洛维约夫、别尔嘉耶夫、舍斯托夫，这些带有神学倾向的哲学家有一定影响，但俄罗斯的文化成就主要还是靠文学家，像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等等。“白银时代”虽然短暂，但也有些重要作家，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，他们在国外的影响比较大。苏联时期也有一些名作，比如肖霍洛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、索尔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岛》，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格医生》，这三部得“诺奖”的作品确实是非常优秀的鸿篇巨制，代表了苏联文学的最高

水平，可以说苏联的作品无愧于其民族，确实很了不起。

但现在，苏联解体之后20年，我们知道的作家不多，有影响力的作品很少。其中原因，苏联这70年统治的影响巨大，改变了好几代人。刚才说的苏联时期的三部作品，应该说还是旧俄罗斯的产物，或者说深受沙俄时代文学传统的影响，那是一个人道主义的、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。这个传统在俄罗斯文学里源远流长。即使在极权时期，也有很叫得响的作品，但今天没有很好的作品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苏联几十年的极权统治，对文学的破坏力很大。

现在普京如果要向外输出俄罗斯的软实力，重整俄



罗斯文学，这个出自政治家的想法算不错的，但问题是，俄罗斯现在有多少优秀的文学可以向外输送？我们国家今天是输出孔子学院、输出国学，扩大儒家文化的影响，但现代的文化产品，我们能拿出多少呢？对一个民族来说，并非独特的就一定好。你记得鲁迅关于“国粹”的那个出色的比喻吗？应当看到，经过60多年的改造，我们的文化土壤还是相当贫瘠的。

一个看不起精神生活的时代

《南风窗》：你谈到文化土壤贫瘠的问题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，我们每年的出版物非常多，资讯量非常大，但似乎对于认真的严肃的作品来说，引起的关注并不多。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？

林贤治：当今我们的阅读确实受到很大冲击。在电子时代，人们对电子产品的关注几乎代替了纸质阅读；但在电子产品上，人们阅读、接受的只是各种资讯；另一方面，生活条件改变后，有时间、有钱可以买书的人，会购买各种实用书籍，比如养生类、收藏类、出国旅游类书籍等等。这种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阅读。现在非常缺乏的是两种阅读。一种是，对于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和思考一个时代、一种制度、一个民族的前途出路书籍。不要说一般人，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，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很了解吗？我们能谈出对于这个时代的印象吗？我们能非常条理清楚地说出这个时代的问题吗？这一类型的书，基本上是很少人阅读的。本来是一个非常需要思想的时代，结果失去了思想，失去了思考。因为我们拒绝思考，渐渐地，就再没有能力思考了。

另外一种，我们的语言、行为粗鄙化。今天，我们谁会去欣赏一首诗，谁能读懂一个微妙的文本？这种审美能力的丧失，也是这一代人